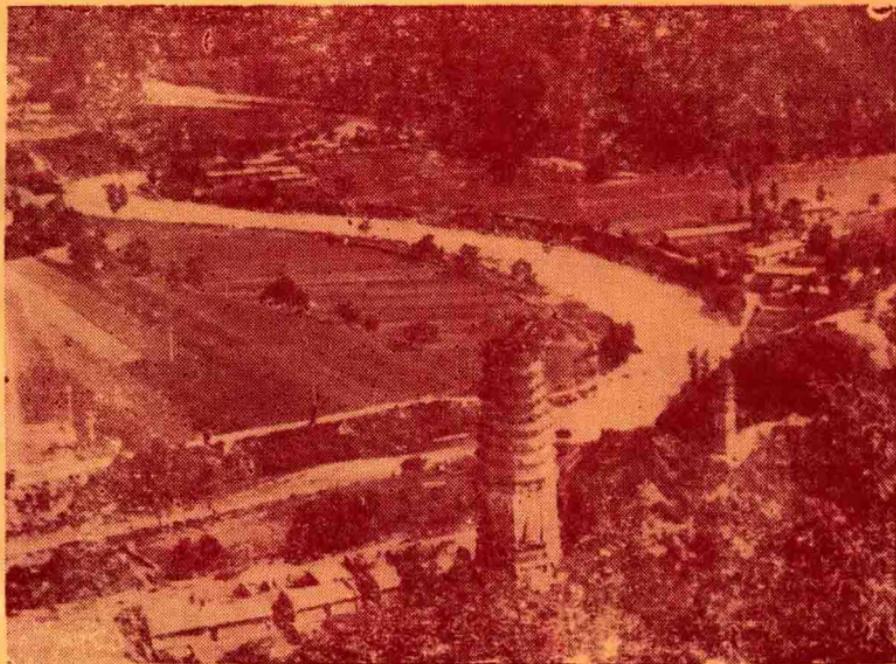


绥中地方党史资料

(一)

义勇军抗日斗争史料



中共绥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目 录

前言	(1)
东北义勇军在绥中的抗日斗争	(3)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三路军始末	王炤泮 (15)
郑桂林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	何奉生 (23)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第十九旅活动情况侧记	
朱盛田、王惠营、王德生、马岱生	(29)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概况	雇永祥 (40)
参加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的片断回忆	
刘品山	(44)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一年多的经历	杨俊万 (55)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撤至关里以后	常继源 (60)
附：	
抗日义勇军在绥中活动大事记	(63)
义勇军和民众在绥中、兴城的斗争	(69)
郑桂林传略	(87)

前　　言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我许多东北军、爱国志士和本地人民群众，为保卫祖国，纷纷地组织抗日爱国武装，同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里，我们收录和整理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绥中一带抗日斗争的部分史料，以及几位义勇军将士撰写的回忆录。文中，记载了东北义勇军在绥中的组建和发展过程，记录了东北义勇军和绥中民众为保卫家乡同日寇进行斗争的真实场面。它展现了绥中人民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由于我们收录和整理的资料有限，难免有不尽、不详和不当之处，尚望读者予以指正。

中共绥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目 录

前言	(1)
东北义勇军在绥中的抗日斗争	(3)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三路军始末	王炤泮 (15)
郑桂林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	何奉生 (23)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第十九旅活动情况侧记	
朱盛田、王惠营、王德生、马岱生	(29)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概况	雇永祥 (40)
参加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的片断回忆	
刘品山	(44)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一年多的经历	杨俊万 (55)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撤至关里以后	常继源 (60)
附：	
抗日义勇军在绥中活动大事记	(63)
义勇军和民众在绥中、兴城的斗争	(69)
郑桂林传略	(87)

东北义勇军在绥中的抗日斗争

一九三一年日寇占领了东北。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许多东北军、爱国将士和本地民众，为了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纷纷组织抗日爱国武装，同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绥中地区的义勇军就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发展起来的。

一、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和发展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先后在绥中活动的主要有两支抗日救国义勇军，即第十三路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

第十三路义勇军司令王炤泮，绥中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毕业后留校服务一年，任助教。“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撤退到北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到家乡～绥中县宽邦、水口一带招兵买马，组织义勇军队伍。他带着张学良将军给绥中、兴城、建昌三县县长的公文，先到绥中秘密会见了绥中县长温继桥，会见后带领四人着手组织工作，从事抗日活动。

开始，他先发展了绥中县城郊东园子梁步瀛、建昌县张佐廷、李昆山、朱福等人，又通过张佐廷劝降土匪头子“大靴子”、“大同字”、“串地龙”等三人，他们各带一百多人来参加义勇军。第十三路军发展到七百多人，与日寇周旋，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后来，张学良将军令他把第十三路军交给第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指挥。

郑桂林原是北平朝阳大学生，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生，后是张学良将军部下东北讲武堂的士官，原任东北军二

营副营长，作战参谋等职。郑桂林到绥中初期组织第十七路军后，又组织第四十八路军。原十七路军士兵编入十三路军，十三路军又编入第四十八路军。郑桂林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司令。

郑桂林在绥中组织抗日义勇军，时间是从一九三二年一月起，到一九三三年四月间向关内撤退止，在绥中活动一年零三个月。

一九三二年一月郑桂林从北平率领一百多名骨干力量出关到绥中北部山区一带组织义勇军。经过一段的组织发动，到一九三二年四月发展到五千多人；一九三二年四月王绍泮的第十三路义勇军编入第四十八路军以后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义勇军发展到一万二千多人。一九三三年四月以后向关里撤退，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和收编，使其队伍逐渐缩小，最后投入吉鸿昌、方振武抗日同盟军。

郑桂林出关时，因为他随东北军往关里撤退的途中，曾在绥中西北山区活动过，知道这一地区山势崎岖险要，有回旋余地，京沈铁路又在南部斜贯东西，是出关进关的咽喉，联系华北的纽带，给养接济方便。尤其当时人民群众身遭涂炭，抗日愿望如火如荼。所以他一出关就扎在绥中、兴城一带山区活动，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他经常向人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慷慨陈词，使群众产生了激昂的爱国热情。

一天，在二道沟村长李秉钧（后为义勇军旅长）家开会，郑桂林悲愤激昂地说：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还令东北军撤到关里，把东北大好河山让给日本，咱们就要当亡国奴了，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甘心！当今之计，就靠我们拿起枪来，共

同抗日。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广大群众被他那强烈的民族自强感所感动，迸发出极大的抗日热情。“宁愿抗日死，不当亡国奴”。广大群众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有多大力量就贡献多大力量”。从而点燃了抗日烽火。刘把屯的张跃东、上涝豆沟的刘品山、二道沟的李秉钧、鲍庄子的王怀五、湾土墙的洪永贵、叶家坟的胡景元、瓮泉山的白祥林等，先后参加了义勇军。靠这些人的名望，依亲连友的互相发展、互相串联，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由于每个人的组织能力、工作水平、社会声望不同，所招收兵员多少也不一样。根据他们招收的兵员数量，分别委任他们为旅长、团长、营长等职。

郑桂林还到兴城县梨树沟门、青山一带，动员刘明和、刘祚山（又称座山雕）、李世和、王德化、金德荣等人参加义勇军，并劝降了绿林豪客史愤义、邓文丰（别号大蜂子）带着人马加入义勇军的行列。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纪律严明。部队每到一处，先让房东查点好柜箱、衣物和其它物品的数量，然后上锁加上封条。队伍走后，再让房东查点，有无损失，深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九三二年四月，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已发展到五千多人，郑桂林、顾永祥等人到北平汇报时，曾受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同时，救国会还拨给他们一批被服、子弹、手榴弹等军用物资。

一九三三年四月，义勇军队伍发展到一万二千多人。一九三三年初，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李司令来前线校阅，被校阅的官兵列成四路纵队，由永安乡曹家房子一直排到小胡同，大约三十里路长。校阅的人整整走了一天，浩浩荡荡，

十分威武，已经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人数较多的抗日队伍。

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的编制与武器配备

第四十八路军司令是郑桂林，副司令是吴金铎、邓文丰，参谋长是胡子春，副参谋长是王铁梅。总指挥部设在明水乡东洼子任家大院。

司令、副司令经常活动在各旅指挥部，总指挥部有收发报机一台，并经常秘密与北平救国会及所属旅联系。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下辖三十七个旅。初期为十二个旅，中期发展到二十一个旅，高潮时期发展到三十七个旅。

总指挥部设有军需、军事、传达、医务、文书、执法、参谋、副官等八大处，下设有旅、团、营、连、排等建制；排以上军位均为“三三制”。旅除正、副旅长外，也设有传达、医务等八大处，还设有侦察、工程、骑兵等直辖营。

兵种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其武器装备，除北平救国会拨给外，有的来自民间，动员“大户”买枪支援，还动员有枪支的群众参加义勇军，绝大部分是用在战斗中缴获日寇、军警、反动武装的战利品，来武装自己。自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东洼子大检阅后，枪支弹药装备充足，实力雄厚。

三、义勇军在抗日斗争中的不朽战绩

义勇军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学生强烈地抗日愿望和积极地支持下，东北义勇军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无数次的战

斗，消灭了日寇有生力量，狠狠打击了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伟大英雄气概。在灿烂的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下面简述几例：

1、松岭子、帽盒沟附近的反击战。1932年正月，王炤泮家正娶侄媳妇，突然在水口上空出现敌侦察机一架，接着，来了两架轰炸机，把炸弹错投在二台子屯北边。第二天鬼子又派飞机，在水口上空投下多枚炸弹，把王炤泮家西厢房和二所民房炸塌，全屯草垛起火，牲畜被炸死甚多。日军还出动步、骑兵200多人，兵分数路向北进攻。一路由绥中奔高台堡，过宽帮直插水口；另一路从绥中过常岭子，经牛彦章、大栗屯奔水口。并声言：“要消灭义勇军，活捉王炤泮，企图把第十三路义勇军一网打尽。王炤泮领200多名义勇军在松岭子和帽盒沟北山一带摆开战场，准备迎击敌人。日寇虽有洋枪洋炮，但因地势不熟，未敢深入，只是在六家子南山和冰沟附近迂回，当两军相对，距二、三里时，鬼子的步枪、机枪、火炮一齐开火，义勇军亦给予强烈的还击。战斗非常激烈，整整打了一天。我方伤一人，日方伤多人，是否有被击毙者不详。战斗结束后，发现在敌战场上遗留下很多血迹和包扎绷带。

2、第一次攻打绥中城。一九三二年春一天夜间，第十三路义勇军在石磐、王炤泮率领下，与郑桂林部联合兵分三路攻打绥中县城。石磐等人一马当先。郑桂林部很快攻到西门，石磐、王炤泮带领的两路人马从东、南两个方面向里攻打，因泄密，敌人有了准备，未能攻入。激战四小时，直打到次日拂晓。日方伤亡情况不详。义勇军和王的叔父王有林等三人战死，石磐在此役中一条腿和踝骨被打伤（后送北平医

院治疗）。

3、四方台战斗。一九三二年春（三月前后）一天早晨，日、伪军200多人，携机枪四挺、小炮二门，及步枪，还有大胶车二台，由前卫方向路经北冯家，奔赵孤家向四方台进发。

我方第四十八路义勇军郑桂林得知日军出发后，就派刘杰山旅长率领三百多人，在当天下午从九门台奔赵孤家南岭将日军包围。渐渐缩小包围圈，把日军全部围困在四方台庄屯。午后三时许，双方展开激战，仗越打越激烈，最后竟短兵相接，打得日军屁滚尿流，死伤100多人。深夜停火。这时鬼子仍在四方台庄里，在老百姓家扒墙、挖窟窿掏洞，准备战斗。可是义勇军因弹药打光，早已撤走。次日早晨，日军抓了十几辆大车，拉着尸体和伤员向前所方向怆惶逃窜。这次战斗义勇军战士有些人献出了生命，有四名老百姓惨遭杀害。

4、鲍庄子战斗。1932年九月前后义勇军副司令邓文丰率队从九门台来，在鲍庄子南岭上与日军相遇。于黑土坡打死日军二人、战马一匹，同时用步枪击落日军飞机一架。义勇军撤走后，日军进入庄里，郭跃普的父母被日军枪杀在屋内。邓文丰在此战中小肚子中弹受伤。

5、第二次打绥中。1932年夏第48路义勇军司令郑桂林率队千人左右，攻打绥中县城。首先在鲍庄子王怀武家召开了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郑桂林、王怀武率五百人从城西杜家屯攻打绥中火车站；胡景元、顾永祥率二百人卡住南门口；张耀东率一百兵力直入西门，监视城里敌人；洪永贵率八十人取东门；还有一支队伍破坏火车站以东一段铁路，切

断敌人增援及其退路。

部署就序，各路人马一齐出动，开入指定地点。半夜时分敌人正在酣睡中，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敌人摸不清头脑，象热锅上蚂蚁乱成一团，有的顾不上穿衣服，光着屁股往外逃命。特别是信发和货栈内的战斗尤为激烈。两名日本哨兵被打死，义勇军把手榴弹扔到院内、屋内，有的敌人腿快的越墙而逃，腿慢的竟上了“西天”。为了防止敌人援军，义勇军拆毁了车站西面的杜屯小桥，炸毁了车站东面的六股河大桥。敌人乱成一团，溃不成军。忽然，从福源昌院内开出两辆坦克，向鱼市冲去，边冲边扫射。督战队长管长春急红了眼，奋不顾身，一跃跳上坦克，不料大腿被敌人挑了一刺刀，他忍住剧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坦克里掷手榴弹，只听“轰”地一声，坦克瘫痪了。后面的坦克见前面的被炸毁，吓得开到沟里去了。这次战斗歼敌三十多人，俘虏敌十七人。

当郑桂林率队伍胜利回到二道岭时，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凯旋的队伍，忙着慰劳义勇军，烧水做饭……。

6、条石沟战斗。这次战斗是日寇蓄谋已久，准备全部消灭48路义勇军的第一次大扫荡。1932年7月30日，日军出动约七、八百人，分两路向条石沟包剿。我48路军第三旅分别占领三个山头；顾永祥的第九旅占领猴山，居高临下，堵住沟口；郑桂林率几个旅驻在蟠龙沟一带。日军把炮架在三山沟口，往条石沟里打，打了十几炮，也没打开一个缺口。后来敌人又从西边摸上来，义勇军腹背受敌，于是撤走，日寇想往条石沟里进，被王怀五（义勇军）的儿子在“三山”上用步枪打死日军三、四个炮手，日军也没敢进沟就撤回去了。

这次战斗义勇军战士有些伤亡。日寇死伤有十数人，数匹马被打死。

7、横河子战斗。郑桂林不仅英勇善战，也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条石沟战斗打完撤出后，把千余人的队伍就带到横河子、马蹄沟一带埋伏在敌人回绥中的必经之路。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的大队人马顺着马蹄沟的方向准备返回绥中。当敌行至伏击圈内，突然路旁的火力一齐投向日寇，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四处逃命。只在短时间内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日军曹长带两个鬼子，在饮马河安上迫击炮，准备炮击义勇军，因为吓破了胆，慌慌张张把炮弹装反，结果炮筒与炮弹同时爆炸，三个鬼子炮兵上了“西天”。后来日军司令部还为这三个效忠天皇的“英勇战士”立碑“纪念”。

8、打前卫等火车站。1932年夏，一天夜间，义勇军在十五统带张耀东率领下，攻打前卫火车站，经四个小时战斗击毙、击伤鬼子十多人，缴获步枪多支；在同年七、八月间，顾永祥带40多名义勇军攻入了荒地车站，烧毁了站房、工区和分所；此外还打了高岭火车站等。

9、袭击大王庙警察所。日寇占领绥中县城后，便把触角伸向农村，派巡官蔡化南到大王庙组建警察所。蔡化南到大王庙后，欺压百姓，民愤极大，又加上无辜百姓张起（吴二沟人要参加还没参加义勇军时）被蔡化南无辜杀害，激起义勇军的愤怒，决定要除掉这个民族败类。

一九三二年夏季，义勇军副团长任喜伶、任荣久带190多人，在夜间包围了大王庙警察所，激战到第二天天亮，当时大王庙警察所有二十多人，除了师爷邓罗锅子和警察戴熙

九、刘勤、王奎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活捉了蔡化南，当场被义勇军枪毙在庙外。战斗中，义勇军邢久顶牺牲。此次战斗缴获步枪二十三支，伪币六百多元。

10、消灭叶家坟“黄皮子队”。1932年10月一天晚上，满天大雾，义勇军杨麻子旅长带200多人，从永安堡来到叶家坟把老阎家41间房子全部烧光，33人黄皮子队除一人漏网外，全部消灭，黄皮子队王麻子队长亦被打死。缴获全部枪枝弹药。

11、消灭汉奸张子卿队。1932年汉奸张子卿队有七、八百人驻在鲍庄子和瓮泉山一带，目的是成立“督立会”，让各户买枪打义勇军。一天，义勇军从背阴章屯过条石沟，把张子卿队包围，经过战斗，张子卿队被打垮。此战，双方都有伤亡。

总之，类似这样的战斗数不胜数。如1932年农历五月初四打兴城火车站；1932年9月18日红庙子战斗；1933年1月28日九门口战斗等等。义勇军打出了威风，很受群众拥护和称赞。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来赞颂义勇军杀敌的精神：天狗（郑桂林的别号，取‘天狗吃日’之意）咬、峰子（邓文丰）螯、座山雕（刘祚三）打的恶、杨麻子（杨振中）不用说”。

在义勇军英勇杀敌的精神影响下，各阶层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杀死日寇的事是时有所闻。如南平坡团练支凤瑞、刘桂林等人杀死日本特务土居本就是一例。日本特务土居本，常在南平坡活动，监视义勇军动向，残害百姓，人民恨之入骨。一天，支凤瑞和刘桂林去宽帮赶集。在回家路上，两人商量怎样杀掉土居本。就是在这天，郑桂林带着人马在兴城新庄子一带活动。土居本闻讯令人设岗放哨，派支凤瑞上东

面，让刘桂林到西卡子，署长王向巨领一部分警察到各处巡视，见到刘桂林时，暗中告诉刘桂林也到东面去，和支凤瑞在一起，他就带人躲到马鞍山屯去了。

不多时，特务土居本回来，走到支凤宝家园墙外，踏上一个石滚子，往新庄子方向瞭望。支凤瑞见时机已到，一个箭步上去，抱住了土居本。土居本扬起一脚，用皮靴上的刺马针将支凤瑞“脚面骨”踢伤，猛一转身，左手用力把支凤瑞捺倒，压在他的身下，腾出右手，向腰摸去，因为他穿的是中国式长衫，不便掏枪，刘桂林趁时忙摘下肩上的套筒枪，对准土居本的后背就“搂”了一枪，只听土居本“哎呀”一声松开了支凤瑞，但特务没有被打死，还挣扎着往起爬，刘桂林第二次端枪又照着土居本补了一枪，这才结束了他的狗命。刘桂林摘下土居本身上的那颗手枪，就和支凤瑞一起跑到新庄子去投义勇军了。

四、内部斗争与火并

郑桂林领导的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抗日宗旨是明确的，那就是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团结群众，一致抗日。但是终因部队成份复杂，有农民，有学生，有东北军官兵，有土匪，有地主豪绅……，各有各的动机，结果内部出现了叛变投敌和相互火并等事件。

缪质彬是土匪出身，在绥中西北高丽沟一带称王称霸，勒索民财，无恶不作。他看义勇军日益壮大，名震四方，有利可图，便投机钻营，投奔了郑桂林。改编后他怀有二心，不服从指挥调动，暗中投靠了日本。1933年正月，郑桂林率部队去兴城，路经他的防地，他不但不欢迎而且横加阻拦，

不让通过，还向日寇通风报信。郑桂林洞烛其奸，便召集各旅、团长会议，决定除掉这个民族败类。会后把部队开到缪的老窝高丽沟，经过激烈战斗，缪质彬支持不住，逃往昌黎，正式卖身投靠，当上了汉奸（伪团长）。

义勇军副团长任喜伶、任荣久在袭击大王庙警察所时二人通力合作，任喜伶抓住伪警所长蔡化南，并由任荣久亲自执行枪决。但是在打完大王庙警察所后，情况有了变化，任喜伶自搞一个团，称为“任团”，驻在孤山子。任荣久也拉一部分人组织一个团，两下矛盾日愈加深。有一天，因为一件事，任荣久带着随从到孤山子大骂任喜伶，然后去黄家屯。任喜伶只身携枪潜伏在孤山屯西头残墙断垣之内，一枪将任荣久打下马，当他扬头看时，任荣久的随从一枪把任喜伶打死。二人火并，致使两个团的队伍星散了。

杨麻子叫杨振中，山东人，是48路军第五旅旅长，在鲍庄子战役时，该部用步枪打下一架敌机，曾得到北平救国会二千块银元的奖励，被他一人独吞。王副官和他有矛盾，就与高参谋合谋，把杨麻子杀死在戏台屯了。

1932年冬，21旅窦海山部和19旅马玉臣，为了分配4,500元抗日捐款，双方发生纠纷，在会上先开始互骂，继而进行枪击，21旅团长黄国选当场被击毙。黄一死，马也慌了神，为防走消息，将窦旅参加收税的30多人看管起来，不许外出。窦、马两旅的矛盾急剧激化，眼看要酿成更大的流血事件。郑桂林司令闻讯后，考虑双方都是为了抗日，便极力为之和解。他一面下令窦旅不得报复，一面痛斥了马玉臣，责令他向窦旅赔礼道歉，并为黄举行了隆重葬礼，一场风波遂平。

五、第四十八路军的终结

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被蒋介石下令解散，第48路义勇军失去后援，被迫于1933年4月向关里撤退，部队由永安乡花户庄立根台出大茅山口，在撤退途中又多次组织与参加长城保卫战，取得许多战绩，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及至撤到滦河以西只剩下五千多人，且已师乏兵疲，腹中无食，枪中无弹。郑桂林几次去北平分会请求补给，均无结果。此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逼迫下野不久，郑部被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收编为警备骑兵第一师，郑任师长，驻芦台一带，不仅粮饷菲薄，而且不准重返抗日前线。六月份又将郑部调到马厂一带，勒令他们收枪入库，进行整训，之后北平军分区分会又强迫他们缩编为旅。一天，郑怀着沉痛的心情透露了当局打算缩编减饷的消息，官兵们的愤怒象火山爆发一样，要求“打回老家去”！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正式下达了缩编命令，郑毅然带领一部分部队组织起义，去张家口一带投奔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但闻冯亦被蒋逼下野，遂投奔吉鸿昌、方振武抗日同盟军，联合抗日。九月间吉、方的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下失败，郑桂林只带几名随从去北平、天津，准备联络旧部，再次出关抗日。11月中旬，郑桂林，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国民党当局以“反蒋”、“图谋不轨”等罪名将郑桂林秘密杀害，时年四十四岁。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三路军始末

王绍泮

一、到北平去

我于民国19年（1930年）6月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即向讲武堂监督（即校长）张学良要求去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张学良当时对我说：“去保定深造当然可以，不过得先留堂服务一年。”我就在该堂担任助教。

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辽宁驻军接到张学良传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讲武堂三千多名师生闻之莫不义愤填膺，又不知何去何从。当时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是模范旅，士兵都有爱国心，他们听到不抵抗的命令不知所措。最后我们讲武堂三千师生会合第七旅统带部（统带吴太训当时不在）共约七千多人，挥泪撤出沈阳。在教务处长王××率领下，打算经东丰、西丰直奔长白山，到山里开辟地区坚持抗日。部队到了沈阳东北五十里旺宾屯，教务处长向大家讲话，说明去长白山的目的意义。要求大家一致行动。但是当时人们思想不一致，只有一部分人向长白山开去，其余则四分五散，各奔前程。我们由沈阳出发，日本飞机一直追到旺宾屯。大概看到我们分散了，才停止了追赶。

原在我班的三十几个学员，都找我询问到哪里去。当时我不愿去长白山，但又觉得无处投奔，最后我对他们说：“咱们去北平找张监督！”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带了这三